谱沉阳杆落

牛 牧

悬崖下的小山村张望群山很久了 山民额头的羊肠小道尽情盘旋

墙壁上一串红辣椒干瘪了乡情 床头几张美女图点缀小伙子的隐私

几间石屋很失落开始抱怨生不逢时 不留意在画家的笔下成为记忆

炊烟袅袅攀升不时惊叹观光的路人 小妹的心事越发蜿蜒得不着边际

开发区大辛庄村 董本宾

早早起床 骑上旧单车上工 此时天上 还有星星眨着眼睛 我舞动双臂将夜色打破 黎明脱颖而出

阳光照射着的汗珠 是那么晶莹剔透 我无暇擦拭 也无须擦拭 任由它重重地摔进泥土

星星又爬上了天幕 我从工地回到家 母亲慈爱地问: 工地的伙食好吗? 我笑笑说,好-早晚都见"星"儿

鹤源电力公司 贺 君

农家人弓起脊背 像犁一样耕耘奔忙 阳光引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挥洒汗水的金黄 企盼在精心呵护的眼睛里 生根

那一群寻食的麻雀 画出田间生动的风景 喜悦如此沉甸甸 曾经的艰辛 诠释甜蜜无垠浩荡



雨,介绍你我相遇 伞, 拉近你我的距离 看到你便想起雨 看不到你便想到伞

岁月里不会处处有伞 相思的日子我祈求有雨

时时时小

牛章文

在一个多雨的季节 我们相爱了 初恋的情趣 留下了雨的回忆

记不清在什么地方 只记得天空飘着雨 细细的雨丝 打湿了我的衣衫和思绪 你说,来吧 雨下着,没有过多的话语 只有两颗心 跳动着一个频率

我们相爱在雨季 情依依,雨绵绵 浸透了爱的经历

前段时间,母亲在城 里住。晚上我陪母亲唠嗑 的时候,母亲不知怎么又 提到了曙光娘。论辈分, 我该叫曙光娘"奶";村里 上了点年纪的人,一般都

叫她曙光娘。 她和我母亲的年龄 差不多。有她的话,今年 也快70岁了。

曙光是我儿时最要 好的伙伴。他家在我家后 面住, 为了方便串门,父 亲在我家的后院墙上掀 了个口子,安了个栅栏 门,出去就是他家了。

小时候我总认为,曙 光家是村里很特别的一 个家庭,里面的曲曲弯弯 我似懂非懂。在我的记忆 里,没有他的爷爷,而他 奶奶却是个很长寿又很 恶煞的老太太。他爸弟兄 四个,由于贫穷,他的三 个伯父都没娶上女人。大 伯父是我们小队的小队 长,算是村里的"大人物", 很早就死了。他爸是人人 都羡慕的"工人",常年在 外。那时候,村里把在外 面工作的人都叫工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他 爸不是工人,是警察,在 县劳教所工作。

-方面他大伯父和 他爸都那么光彩照人,另 一方面他家却有三个光 棍。这在我幼小的心里一 直是个矛盾体。

曙光的名字是他娘

听母亲说,他娘刚嫁 过来的时候可是村里的 "一枝花",不仅长得好, 而且心灵手巧,会做衣 服,干什么都行,还是个 高中生呢! 在村里高中生 是"文曲星"下凡了。

曙光娘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 高采烈地把这件事给她 曙光娘的事情清晰地保 作了"汇报"。当我们还沉 存着两件:

一件是她给我做了 件衬衣。我家兄妹五个, 我是老小。儿时的衣服大 多是姐姐们穿小不能再 穿的,上面都或多或少摞 着几个补丁。我记事的第 一件新衣服就是那件衬 衣了。在我五岁的那年 吧,母亲织的布卖剩下一 个布头,就拿给曙光娘请 她帮忙给我做件衬衣。没 想到,第二天她就把做的 新衣和剩下的布块给送 过来了。同时,还有双熬 红的眼睛。当时,我特别 激动,一蹦三跳,扣子没 解完就把旧上衣从头上 捋了下来。依稀记得母亲 骂了我句"猴子转世"。新 衣做得很可身,虽然粗布 还有点扎得慌,但那晚睡 觉我也没舍得把它脱下 来。那段时间,这件新衣 就成了我在小伙伴面前 炫耀的资本了。

第二件是她领着我 们还"偷"来的东西。好像 也是上学之前的事。曙光 奶奶因为她家母鸡下蛋 的事与邻居发生了争吵。 到底是她家的母鸡把蛋 下在邻居家,还是邻居家 的鸡把蛋下在她家,我记 不清了。那天下午,曙光 找我商量了一个计划:趁 他邻居家的人不在,跳墙 过去偷了人家一根木头, 凤毛麟角,都可以称得上 以"报复"人家。晚上,曙

浸在快乐中时,曙光的屁 股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我还第一次听到别人骂 我是小偷。那是一声要刺 穿耳膜的声音,至今我还 记得。后来,她就领着我 们去送还那根木头。偷的 时候,我们是跳墙过去 的;还的时候,我们只好 跟着她从大门进。真是羞 死人了!

其他的就是一些零 星记忆了。比如,晚上我 在曙光家睡觉, 听她给我 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她 教我们用算盘打小九九

我和曙光上初中的 时候,他娘疯了。疯劲上 来的时候,就是扯着嗓子 尖叫,哭,撕扯衣服。

怎么疯的, 我不知 道。问曙光,曙光也说不 知道。

我只好问母亲,母亲 什么都不说,就是伤心。 问多了,母亲才说,她的 疯与曙光的两个伯父还 有他奶奶有关系。他们经 常打她。母亲还说,曙光 不应该上学,更不应该住

可是他们为什么打 她,母亲始终不肯说。

有一次, 我生病在 家,没有去学校。晚上,就 在我迷迷糊糊将要睡着 的时候,听到了曙光娘的 尖叫声、哭喊声。就像是 光娘收工回来,我们就兴 小鸟被击中后发出的声

音,是那么凄楚、无奈和 悲凉! 犹如黑夜里的一道 闪电,很快又淹没在黑夜 里。惊醒的我还隐隐约约 听到曙光奶奶骂着:"你 是俺家的人,谁想'骑'你 就'骑'你,也别想立啥贞 节牌坊!"我想爬起来去 看看怎么回事,母亲拦住 了我,嘴里嘟囔着"造孽 啊,造孽"。

后来,曙光退学了。 再后来, 曙光也疯 了,经常拿刀要与他两个 伯父拼命。

上大学特别是参加 工作后,我回家的次数越 来越少了, 而每次回家, 我都要问母亲关于曙光 家的事。母亲就告诉我, 曙光奶奶死了;曙光二伯 父死了;曙光娘疯得更厉 害了,经常在外面疯跑, 不回家;曙光三伯父也死 了;曙光爸爸把曙光接到 城里住了;曙光娘几年没 有回家了,是不是死在外 面了?不知道;有人说,在 百里之外看见一个女人, 很像曙光娘,和一个老头 儿一起生活,没那么疯 了; 曙光在城里不行,疯 起来还拿刀砍他父亲;曙 光曾去找过他娘,但没有 找到。

母亲说,曙光现在一 个人在家住,生活基本上 能自理。虽然平常说的都 是关于他娘的疯话,但不 拿刀砍人了。

应着母亲的话, 我脑 海里闪现着的始终是漂 亮、聪慧、慈祥、高大的曙

可怜的曙光娘!

可怜为曙光娘而活 着的曙光!

可怜那个年代,可怜 那个年代的那个村庄!

湛水 微澜



甘桂芬

周顺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实 当他看到自己媳妇伊莲和 别的男人拉拉扯扯时,心里就 是一阵彻骨的痛。

他只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虽然他的技术娴熟到本地区无 出其右者,但毕竟是个工人。他 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块,远远 无法支付她所需要的生活。

伊莲总在向往更加广阔的 世界。当年嫁给周顺时,他英俊 挺拔,有技术,但是英姿会老, 技术有什么用?不过是被人收 购赖以糊口的手艺。曾经有朋 友建议他开一家自己的汽车修 理厂,他总是笑笑,他知道那需 要很多钱,他生性淡泊,不愿为 了钱承受沉重的压力。

日子过了很多年,他们之 间已经很少交流了。他喜欢简 单的生活,她则热衷于流连在

面对喧嚣的世界, 他是仓 皇的,她则游刃有余。她开了一 家美容院,据说生意很好,赚了 不少钱。她的钱是她自己挣的, 他不问。他每个月开了工资拿 回来交给老娘,老娘身体硬朗, 操持着一家四口的生活, 支付 孩子的学费。

他想帮她,却帮不上。他所 能做的只有在每天早上, 为她 的车认真地做例行检查保养, 祈求她一天平安!

伊莲的美容院里出入的都 是有钱又有闲的女人,这些女 人是没有生活压力的,美容院 为她们提供了炫耀攀比的平 台。伊莲能说会道,左右逢源, 和所有经常光顾的女客人都交 上了朋友,进而进入了她们的 生活圈子,认识了那些有钱有 势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有能力的,能 帮她摆平很多事,她需要这样 的支持,于是在别人眼里,他们 的交往暧昧起来。她知道那个 男人对她有所期待,她掌握着 自己的底线, 陪他出入歌楼酒 肆,纵容他口头上占着便宜。

周顺是在一家酒店门口看 到伊莲的,她喝了酒,脸颊绯 红,脚步摇晃。他看到那个扶着 她的男人的手不大老实,他不 能不相信别人的传言了。

周顺是老板派来的。一位 老主顾喝多了酒, 让老板派人 帮忙把车开回去。他人老实,嘴 严,人家点名叫他来。他闷闷地 把人家的车开回,闷闷地回自 己家。

看到她已经到家,他没有

他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 他照例起床很早,为她检车。他 的恨瞬间膨胀了, 他克制不了 自己,他不想让她走得更远,他 在刹车片下松动了一个螺丝。

他上班走了,八点,他从没 迟到过。她每天十点钟上班。上 午美容院没什么顾客,她不用 去那么早

他神情恍惚,等着灾难的 降临。八点半,九点,九点半。

汗水大滴大滴地聚在额 头,他无法阻止自己打电话给 她:"你的车有些问题,无论如 何不要开,下了班我会带配件 回去处理。

"哦,知道啦。今天早些回 来吧,有个汽车修理厂要转让, 美容院这几年攒了些钱, 昨晚 我已经和人家签了协议。下班 后咱们去看看厂子,以后你不 用给人家打工了……"

善念无染

市实验学校 史志萍

耿于怀:那天,我看见一 个小孩独自过马路,而这 近才解开。在一本书中, 时候路上车来车往,非常 危险。我就赶紧跑过去, 把他带过马路,问他要去 哪里,家人在哪里。孩子 说找爸爸,可是说不清往 哪儿走。原来他迷路了。 在十字路口,希望他的亲 人来找他。等了好长时 间,突然从我身后跑来一 群人,最前面的一个女人 来,嘴里不停地埋怨孩子 乱跑。她似乎并没有注意 到我的存在,包括她的家 人连一句"谢谢"也没有 说,我想他们可能是急糊 涂了。看到孩子回到亲人 种买卖,我就代佛祖谢谢 已尽到,就默默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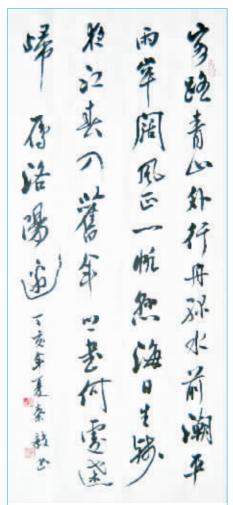
几天后 在一家商店 门口我遇见了那个孩子 燃了一盏灯, 恍然彻悟: 的母亲,我想她会和我打 帮助别人应发自内心,诚 个招呼, 道一声谢, 然而 心诚意, 积德行善不应该 没有,她似乎并不记得 求取回报。如果怀有一定

> 的命运, 他们竟 美好啊。

有件事一直让我耿 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心中这个结直到最 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禅师在寺庙讲 经,每次都被信众围得水 泄不通。后来有人建议建 一座宽敞些的讲经堂,一 个信徒一下捐了50两黄 于是我就拉着他的手站 金。禅师收下钱后,就忙 别的事了,并没有对这笔 数目不小的捐赠道谢。于 是,信徒就跟在禅师后 面,提醒道:"禅师,我那 叫着孩子的名字,冲到我 袋子里装的可是 50 两黄 面前一下把孩子抱了起 金啊! 你难道连个'谢' 字都不肯讲吗?"禅师回 过头,说:"你捐钱给佛 祖,为什么要我道谢呢? 你决定布施是你的功德, 如果你要将功德当成一 的怀抱,我想自己的责任 你,从此,你与佛祖'银货 两讫'了!"

读后 我的心仿佛占 我。此后我经常想,那件 的目的,那就玷污了这份 事差一点改变 善念。是啊,帮助别人,让 了他们的生 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和 活和孩子 升华,不也是在帮助自己 吗? 那又何必求取回报 是我帮 呢? 我想,人们如果都怀 助了他 着不求回报的善念,这个 们,可世界将会多么和谐、多么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书法欣赏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唐)王湾《次北固山下》)

秦 毅 作